

史海钩沉

群艺馆“带”我重走滇缅公路

□ 罗武昌

滇缅公路，老家都叫“老路”。或许是因为在这条老路的基础上，先后修建了320国道、杭瑞高速公路等，为便于区分，人们才习惯称之为“老路”吧。我曾在昌宁、盈江、漾濞、大理等地工作过，于滇缅公路而言，可谓既熟悉又陌生。

从字面上理解，滇缅公路是一条从云南修到缅甸的公路。小时候就常听父亲唠叨：罗玉堂大伯就死在修滇缅公路上。长大一点后，知道滇缅公路是抗战时期的交通大动脉。高中时知晓，一些同学的父辈就是在日军对保山大轰炸中造成残疾的。在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也是从这条滇缅公路到省会昆明上大学的。

2025年8月27日，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，王灵映女士编著的《滇西抗战中的人和事》一书在大理州图书馆举办分享会，中央民族大学杨晓教授在谈及滇西抗战的历史意义时称，滇缅公路“打通”生命线，维系抗战血脉。

在大理州群艺馆，一块由国家档案局和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指导，云南省档案馆主办，昆明市、保山市、楚雄州、大理州、德宏州档案馆协办的抗战时期滇缅公路档案文献图片展《血肉筑就抗战生命线》的宣传牌格外醒目，以图文并茂的独特视角，正好填补了我们对滇缅公路的知识缺陷。说到滇缅公路，不要说现代的年轻人不清楚，就是我们这些60后、70后，也恐怕还是朦朦胧胧的吧。

滇缅公路东起昆明，向西行经安宁、禄丰、楚雄、南华、祥云、弥渡、凤仪、下关、漾濞、永平、云龙、保山、龙陵、潞西(芒市)、瑞丽等5州市17个县市区，由晚明出

境，直通缅甸腊戍，全长1146.1公里，其中，云南段全长959.4公里，缅甸段长186.7公里。国内段又称昆瑞公路，320国道滇西段、昆畹公路、中美合作公路、抗日公路等，国外段称史迪威公路，也叫中印公路。有时国内段也称史迪威公路，在漾濞秀岭、永平北斗、盈江芒允、瑞丽晚町等地，到处可以看到史迪威公路的碑牌。

发生于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的“缅北滇西战役”被列入十大经典战役，是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在美国、英军的协同下，对日军缅甸方面军的进攻战役，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。缅北滇西战役的胜利，中国远征军9个师10万余人，就是从滇缅公路走出国门的，既保卫了西南大后方和打通抗战“输血管”，又是中国战场首次取得战略反攻胜利的战役，对鼓舞士气、夺取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，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。

1937年8月，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会议，研究布置对日作战问题期间，云南省主席龙云向蒋介石提出，修筑一条从昆明出发，经云南西部到缅甸北部公路，最后直通印度洋的构想，使来自海外的物资能在缅甸港口仰光上岸，然后通过公路和铁路运到中国大西南后方基地。这个建议立即得到蒋介石及中央认可，并在“公路由地方负责，中央补助”的原则下迅速着手筹建工作，要求一年内完成。

当时的云南，可谓贫困交集、人员不足、物资贫乏。抗战期间，这块仅有900万人的土地，先后组建第60军、第58军和新3军共计40余万人奔赴抗战前线，在淞沪会战、台儿庄战役、武汉保卫战和中条山战役等战斗中，展现出铁血忠勇、视死如归和不畏强暴的民族气节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面对日军全线封

锁、“三个月灭亡中国”的狂妄迷梦，云南人民冒着生命危险，修通了一条被日军视为眼中钉的公路，彻底粉碎了日军的封锁，成为国防交通之唯一生命线。

1937年12月，滇缅公路工程正式开工，来自滇西28个县的20万民众自带口粮和工具，风餐露宿，劈山凿岩，仅用9个月时间，翻越云岭、高黎贡山等崇山峻岭，跨越怒江、澜沧江等水系，于1938年8月底全线通车(昆明至下关1935年修通土路主要是改扩建，大量工程集中在下关到晚町的547.8公里线上)。整个工程完成土方1100多万立方米，石方110多万立方米，大、中、小桥梁243座，涵洞1789个和部分路面工程。在筑路中死于爆破、坠崖、落江、塌方和疟疾的民众不下3000人，平均每天死亡6人，被称为“中国最悲壮的公路”“中国抗战的输血管”。

这条“血路”的起点，在昆明西站立交桥下有一块滇缅公路的“零公里”纪念碑：碑正面高1937毫米，背面高1938毫米，分别对应公路开工和通车的年份，碑长1945毫米，意为抗战胜利之年，花岗岩碑文通高959毫米，代表公路在中国境内的里程。国内段的终点，在晚町桥前的“南洋机工纪念碑”。

这条公路要穿越螳螂川、绿汁江、龙川江、漾濞江、澜沧江、怒江等河流，要穿越点苍山、怒山山脉、高黎贡山脉等，沿途山势险峻，没有挖掘机，民工们就用锄头、手锤、钎子、大锤、撬棍、十字镐、背篓、粪箕等工具，在崇山峻岭的绝壁上肩扛手刨，以血肉之躯换来一条“抗战生命线”。

由于时间紧任务重，组织管理工作也非常科学。云南省政府采取“非常时期”动员办法，通令该路沿线各县和设治局(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相当于县一级

的政权机构)，并要求省政府、公路总局官员及沿线各州县长务必亲临现场监督施工，采取统一指挥、分段包干方式，将线路分为下关—漾濞、漾濞—永平、永平—保山、保山—龙陵、龙陵—芒市、芒市—晚町6个工程分段，务必于一年内完成。大的桥涵由中央负责，小的桥涵地方自行解决，县设大队、乡镇设中队、小队不少于50人的机构设置，强化了组织管理。工地上，有的是父子同工地，有的是夫妻、母女甚至是一家三代同工地，硬是提前3个月通车，创造了公路建设史上的一个奇迹，震惊了中国，也震惊了世界。美国驻华大使詹森认为：“修筑滇缅公路物质条件异常缺乏，纯靠人力开辟……为全世界任何民族所不及。”

1938年底，首批抗战物资经滇缅公路运抵昆明。1940年滇越铁路中断后，滇缅公路一度成为我国唯一的出海国际通道，盟国援华的军用民用物资和国内出口的外贸物资，都需经此路运输。据记载，滇缅公路刚通车时每月的货运量就达1000吨。抗战期间，从滇缅公路运入中国的抗战物资共约49万吨，是名副其实的抗战“输血管”和“生命线”。

记忆在慢慢衰退，一些路段被荒草淹没，一些路段被时光遗忘，许多滇缅公路上的事情，最终归宿到博物馆，那些峥嵘岁月才得以被密封保存。参观完展厅，缓缓回过神来，滇缅公路已建成87年了。大理州群艺馆的这次展出，再现了修筑滇缅公路的场景，是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。铭记历史，缅怀先烈，珍惜当下，展望未来，我们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，要到哪里去。

在此，谨向所有参加抗日战争的英雄们致敬！向所有参加修筑滇缅公路的先辈们致敬！滇缅公路永载史册！

白子国之白王城

□ 母锡鸣

在汉唐时期的群雄争锋中，西南地区的各部落了“自固”，作为军事城堡的治所，是一地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的中心。有城就有人，有人就有历史。在大理历史上大大小小的百个“城”中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白王城。

史载：汉武帝时，白王张仁果被封为王。蜀汉时，诸葛亮南征，封仁果十七世孙龙佑那为首长，赐姓张。龙佑那十六世孙张乐进求受唐封为云南王。唐贞观二十三年(公元649年)，张乐进求禅位给南诏蒙氏细奴逻，南诏蒙氏遂代白子国张氏而兴。据考证，从公元前109年至629年，白子国历738年，比南诏、大理国历史还要长久得多。

人们谈及白子国，就情不自禁地想到白王城。那么，历史上有无白王城？若有，它又在哪儿呢？

白王城位于弥渡县红岩镇。《重印大理府志·古迹》“彩云城”条中有这样的记载：“白岩山下，白国王佑那筑，有彩云现，故名。”“彩云城”即白王城，古称白王城。《蛮书》卷五载：“白王城在勃弄川(今弥渡坝子)。”据传曾为白子国的政治中心，是南诏统一六诏的大后方。唐天宝十年(公元751年)，唐将鲜于仲通兵临洱海，再三拒绝南诏求和，阁罗凤被迫附吐蕃而脱离唐属关系，与吐蕃援军联合夹击，唐军士卒死者六万人，鲜于仲通仅以身免。752年，阁罗凤为防御唐军的再次进攻，修筑了白王城。《蛮书》记载的白王城：“依山为城，高十丈，四面皆引水环绕，惟开西北门。南隅是旧城，周围二里……旧城内有池方三百余步，池中有楼舍，云‘肥’。”

白王城遗址位于红岩镇政府所在地西北约2000米处，定西岭的南隅、红

岩古道的北侧。现存古城遗址，从东至西沿山脚就势而建，西广阔而东狭窄，周围约1300米。现存城基最宽12米，夯土层厚8-10厘米，东边城墙遗址高达11米。白王城还是南诏的四大门户之一。唐大历七年(公元772年)，阁罗凤在旧城的东北约2000米处又筑了新城，城内有大厅，修廊曲甬。城内还有“马场”，长110-120米，宽50余米。其后是“洗马塘”，呈椭圆形，约600平方米。新城北面的定西岭上有头营盘、白王寨、三营盘，构成山上山下互相支援、可进可退、可攻可守的南北防线，为坚不可摧之城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白王城“依傍四山建造”，其选址与地形山势相结合，既有华丽雄伟的特征，也有防御敌人的考虑，所以出现了“上栋下宇”层叠方式的房屋，在视觉上大小、高低的对比效果。城外引水环绕，城内修廊曲甬、池塘楼舍，形成楼阁城墙与山水风光相结合的园林式建筑风格。它的布局还充分考虑了环境美化和交通方便问题，对后来的大理城镇布局产生了积极影响。

近年来，文物工作者和当地群众在洗马塘前的建筑群(群众称之为“金殿窝”)遗址上发现了大批有字瓦和规格不同的有字砖，为史学家进一步研究白王城提供了实物资料。上千年的“白王城”怎么变成了今天的红岩了呢？那是在清朝道光元年(公元1821年)，有一姓白的官员到白王城巡视，因避名讳，遂改白王城为“红岩”，于是“红岩”之名便沿用至今。

白王城是大理历史深处的都城遗址，面对众多出土文物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浮现在眼前，似乎在述说着前辈筚路蓝缕建基业、自强不息谋发展的勇毅步伐，让人们触碰到了白族文化的温度。

生活笔记

漾濞江

□ 霍永安

若说怒江是横断山脉的咆哮壮汉，独龙江是高黎贡山的隐秘精灵，那漾濞江便是苍山脚下最温润的碧玉。它不像金沙江那般奔涌着传奇，也不似澜沧江那般裹挟着苍茫，却以一汪翡翠般的碧色，把风花雪月，织进了大理的后花园。

漾濞江的源头藏得巧，在丽江玉龙雪山与大理点苍山的交界深处，几股山泉从岩缝里渗出来，顺着苍杉和冷杉的根系蜿蜒，渐渐汇聚成溪。它撞开剑川老君山的怀抱，才算真正有了“江”的模样。漾濞人都说，漾濞江是“苍山的乳汁”——每年雨季，苍山西坡的积雪融化，顺着大坡箐、白塔箐、劝桥河、石门关河、金盏河、乌稍箐往下淌，最后都悄悄汇入这条江，让漾濞江水永远带着苍山的清冽。

站在平坡老吊桥上往下看，江水像一条展开的翡翠绸带，绕着青灰色的山梁蜿蜒。老人告诉我，从前漾濞江在平坡这一段没有桥的时候，人们过江全靠“溜索”——一根粗麻绳拴在江两岸的老核桃树上，人扶着藤筐，抓着绳子往对岸滑。

漾濞江的性子柔，却藏着不服输的劲。它从老君山下来，一路要穿过无数峡谷。沿江的人，也像这江一样，骨子里带着韧劲。就说江边的核桃树吧，祖辈

们在石缝里刨土种树，一棵核桃树种上十几年才结果，可他们一代接一代地种，如今沿江的山坳里，连片的核桃林有十几万亩。每到秋天，金黄的核桃挂满枝头，姑娘们背着竹篓在林间穿梭，笑声顺着江水飘得很远。

沿江的村庄，通电是上世纪70年代的事，通水更晚些。我在阿尼么采访时，村民二楞指着自家的老房子说：“以前住的是土坯房，漏雨又透风。后来政府帮我们盖了房，还修了产业路，现在我家种的核桃，早上摘下来，下午就能运到县城的加工厂，比以前多赚不少呢！”他的话里，满是知足。

我顺着沿江的“小街”往前走，几个孩子在云龙桥上放风筝，风筝飞得很高，影子落在江面上，随着水波轻轻晃动。江风拂过，带着核桃的清香，也带着烟火气——那是江边人家厨房里飘来的饭菜香，是民俗老板招呼客人的声音，是孩子们清脆的笑声。

有人说，漾濞江是大理的“隐形名片”。是啊，它不像大理古城那样热闹，也不似洱海那样出名，却在苍山脚下静静地流淌着，把苍山的温婉与坚韧，都融进了一汪碧水里。这水，流着祖辈的乡愁，也流着今人的希望——就像江边那些年年结果的核桃树，根扎在土里，向着阳光生长，结出的，都是好日子的滋味。

美食地理

无量山黑头鸡枞煮火腿



□ 李文开

在云南无量山地区，流传着一道融合了自然馈赠与人文智慧的传统特色美食——黑头鸡枞煮火腿。这道以无量山黑头鸡枞和无量山火腿为核心食材的佳肴，凭借其独特的风味与深厚的历史底蕴，成为当地高端美食的代表，更是地域饮食文化的鲜活载体。

无量山的夏秋季，是黑头鸡枞的生

长季。此时，山林间的黑头鸡枞或顶着小巧的骨朵，或撑开稚嫩的菌伞，带着泥土的清新与山林的灵气破土而出。而无量山火腿则是时令的杰作，尤以三年以上的老火腿为上选。

这道美食的烹制，遵循着“高端食材以朴素方式呈现”的理念，工艺看似简单，却处处透着对食材本味的尊重。烹饪时，先将黑头鸡枞根部的泥土仔细剔除，用清水洗净后沥干水分；火腿的处理则需多一份耐心，将火腿皮用火烤至微糊，浸泡半小时以上，再到净表皮并用清水洗净，沥干后切片备用。

烹饪的过程更是对“本味”的极致诠释。铁锅烧热后，加入适量香油，放入干辣椒稍作煸炒，再下火腿片翻炒至七成熟，随后加入泉水。水沸后放入鸡枞，若喜辣味，可加入少许鲜辣椒，煮约十分钟即可。火腿自身的咸香已足够赋予整道菜恰到好处的美味，而鸡枞的鲜香甜美与之交融，成就了汤汁浓稠如乳、香气四溢的独特风味。

如今，每当这道佳肴在餐桌上冒着热气，那浓郁的香气里，不仅有黑头鸡枞的鲜与火腿的醇，更承载着无量山的山林记忆与百年光阴的味道。

随手拍



洱海丽日

拍摄时间：8月18日
拍摄地点：大理市喜洲镇海舌公园
作者：严镇威

苍洱墨香：公益与文化传承的交融

□ 赵功修

在苍洱大地之上，一场关于书法传承的公益之旅正散发着独特的魅力。

2025年3月，由云南省“兴滇英才支持计划”文化名家王嘉勇书法工作室、祥云县文联主办、麒麟书院承办的“苍洱墨香”书法人才培养公益研修班如同一个希望的摇篮，来自祥云、弥渡、宾川等地的46名书法爱好者汇聚在一起。这些人里面对书法一无所知，一个环节都毫不马虎；从对经典碑帖的深入解析，仿佛带领学员穿越历史去探寻书法的奥秘，到个性化创作的精准点拨，如同在黑暗中为学员点亮一盏指路明灯。在这样理论与实践紧密交织的课堂里，学员们从最初执笔时的生涩，逐渐领悟到提按的韵律，就像雏鸟慢慢

学会飞翔。同窗之间围坐分享心得，创作灵感相互碰撞，那墨香之中满是惺惺相惜的温暖情谊。学员段家美说：“王老师的课程安排恰似一趟旅行，又恰似一根主线，从不同的切入点，每个点都可以形成一个面，再绘出美好而难忘的画卷，在潜移默化中为我们指点迷津，带我们在求学路上领略不同的风景，让我们在求学路上不再迷茫。”

8月2日，大理州图书馆迎来学员结业作品展，46名学员的71件作品惊艳全场。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五体俱全，这些作品既传承了传统笔墨的文化筋骨，又融入了苍洱山水的灵气。半个月的展期在暑假期间共吸引上万名观众驻足品鉴，研修班教学实况、学员风采照片墙、学员书法作品这些立体化的策展设计，不仅展出了学习成果，更展出了每一位学员的成长蜕变过程，这不仅是一场美育实践课，更是一场书法的集体朝圣。云南大学教授成联方观看展览后赞叹“初次执笔便达此水平，教学方法卓有成效”；云南省书协理事王恒肯定：“三月培训成果斐然，五体兼备且临创结合。”

这场公益实践的背后，有着精心铺就的传承之路。它以四点探索来书写

文化传承的答卷。其一，“零门槛”扎根，就像是打开了一扇通往书法世界的大门，不问基础、不设门槛，把课堂搬进书院，无论是机关工作者、新文艺群体，还是握惯了粉笔的教师，只要有一颗想提笔的心，就有纸墨等待着他们。让书法从原本高高在上的“小众雅事”变成了人人可参与的“大众乐事”。其二，“细严教”务实，科学系统的教学体系是学员成长的坚实阶梯。四位书法名家凭借深厚的艺术积淀，从梳理书法史脉络到精心钻研“篆隶楷行草”的技法，从赏析经典碑帖到指导个性化创作，通过理论授课、现场示范等多种形式，为学员搭建起从入门到进阶的完整路径。其三，“传帮带”延续模式，培养基层的“种子学员”，通过“集中培训+日常互助”的模式，让墨香从课堂延伸到学校和家庭，让书法从一时的冲动融入生活，每一点都不可或缺。而从研修班走出的学员将成为文化传承的使者，继续书写苍洱大地书法文化传承的精彩篇章。

见、摸得着。如在生活中看到一些古建筑上的书法匾额，就能联想到书法在生活中的体现。